

金庸《侠客行》续集

# 侠客情

名著续篇

佳作欣赏



俠客情

司馬三霄 著

上



## 内 容 提 要

就在石破天寻找到母亲之际，众人发现原来梅芳姑竟是玄素庄主石清、闵柔夫妇十几年来苦寻的仇敌……，随后波澜迭起，变幻不测，梅芳姑踪迹绝无，人耶鬼耶？活乎？死乎？石破天和阿绣苦苦追觅，……，客舍蒙面女惹得群豪纷争，中州梦断，少林恶战，“独眼神僧”与石破天结下仇怨。……，侠客岛之行后，江湖高手为“侠客行”神功而发狂，留香谷内，险象环生，石破天如何落入奸人之手，怎生逃出魔掌？谢烟客失踪，石中玉被擒，石破天再救丁铛，“独眼神僧”又怎样误以石中玉为石破天，……，江南群雄会，突现武林杀人狂；侠客岛疑云，武林高手连连伏诛。究竟是遭何人毒手？丐帮内密谋成群，石破天与之有何纠葛？阿绣误解石破天，误会怎样消解？泽国泥沼，密林古堡，群雄毕至，英豪云集，“盖世狂龙”与“摩天居士”如何了断恩仇？石破天天身世之谜怎样豁然破解？！

# 目 录

- 一 生死两茫茫····· (4)
- 二 古道风尘苦····· (24)
- 三 情痴花毒····· (45)
- 四 江湖豪客····· (66)
- 五 梦断中州····· (88)
- 六 少林高僧····· (121)
- 七 恩仇情孽····· (147)
- 八 留香谷····· (182)
- 九 独门武功····· (214)
- 十 丐帮天堂····· (234)
- 十一 江湖风波恶····· (269)
- 十二 情迷意乱····· (298)
- 十三 难觅故人踪····· (328)
- 十四 道门血变····· (359)
- 十五 江南群雄会····· (380)
- 十六 侠客岛疑云····· (425)
- 十七 归去来兮····· (474)
- 十八 西城黄沙····· (522)
- 十九 凌霄城之难····· (547)
- 二十 魔湖古堡····· (567)

石破天



## 一、生死两茫茫

此时山岭上的气氛已紧张得近于凝固，只有那条老犬阿黄耸立双耳，煽动着鼻翼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机警地望着众人的对峙。

一群武林高手将如电的目光狠狠射向石破天，似乎要透过这个古怪少年的外表，看出他究竟流淌着谁的血液。

石破天痴痴地站在草屋前，心中一片茫然和痛楚；我是谁？我爹爹是谁？我妈妈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苦苦寻找，一旦找到了妈妈，妈妈却要撇下我奔赴黄泉？！

梅文馨将女儿芳姑的躯体轻轻放在一旁，苍老的脸上满是愁容，皱纹里阴影更深重了，转身对江南玄素庄主夫妇喝道：“石清、闵柔，看到我女儿落得如此悲惨结局，你们开心了吧？！”

石清、闵柔心中一凛，本来十几年来苦苦寻找梅芳姑，要诛杀梅芳姑而后快，以报杀子之仇，没想到却变生意外，首先梅芳姑竟是石破天要找的妈妈，其次梅芳姑竟寻了短见。

两人都是武林中久负盛名的大侠，素以侠义肝胆著称，眼见如此惨象，心中已发恻隐之心，但梅馨如此一说，石清也不得不言辞铿锵答道：“梅前辈，此话怎敢当，适才内子已说过，

芳姑与我们的恩怨已然勾消，我夫妇的丧子之痛尚不追究，你还要我们怎的？”

丁不四早已怒气冲天，一招丁家的十八路擒拿手“奇峰空起”使出，“呼”地一掌朝石清面门拍来，厉声叫道：“今日我就将这你不识好歹的男人杀了，让你为我儿殉葬！生不能为夫妻，死亦同穴葬！”

众人听得“一日不过四”如此恶狠狠的语言，心道：“这东西是动了真格的，丧女之痛使他疯狂了，竟敢要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玄素庄主为他女儿殉葬！”

众人眼见得袍袖飞舞，一道劲风朝石清面门扑来，丁不四已欺身直进，一掌直扫石清鼻梁，闵柔情急之下大叫：“师哥小心！”

那石清眼见丁不四掌风袭来，头往后仰，避过了丁不四凌厉的一击，掌风从面门之前扫过，一股热气灼灼逼人，丁不四要大开杀戒，将玄素庄主毙于掌下。一招未用老，那丁不四右手变掌为爪，食指、中指如钩，四扫石清双眼，左手一拳挥去，直击石清左颊；此时情形确然凶险，石清本不想与丁不四过招，但他的身形已笼罩在丁不四的拳掌之中，再不接招，恐有性命之虞。

当下玄素庄主石清凝聚真气，稳住心神，接招拆招，竟也将门户封严，虽是险情百出，但也屡屡化险为夷。

原来自那石中玉凌霄城作恶之后，玄素庄夫妇锐气大挫，“黑白双剑”又被人夺去，故而这些年来也从未闲着，剑术上颇有精进不说，那内功与拳脚上的手段也大有长进，因为宝剑不

在手中，遇敌时更需要赤手空拳的功夫。

那丁不四见玄素庄主武功虽在他之下，但要想在十招内将他击毙殊非易事，又用眼角余光扫了扫在场的武林高手，白自在、史小翠、白万剑等人皆面有愠色，显是憎恨丁不四蛮不讲理，丁不四心中暗忖：此场决斗宜速战速决，到时石清横尸荒山，那白自在老东西就是想助拳，也为时晚矣！

心有所思，丁不四的拳掌越快，力道越足，他本想用小臂搭上石清的臂膀，传出浑厚内力，震断石清的内脏和心脉，即使不能震断，也得让石清负伤，不料石清十分了得，拳掌只在翻飞之间，虽屡处险境，仍处处直袭丁不四要害，丁不四要想凝注石清双臂，拼斗内力，一时却也不能得手，因此，将丁家独门武功擒拿手中的杀招频频使出。

闵柔心中好生着急，他知道丁不四久在江湖，武功远在石清之上，几十招过后怕石清不是丁不四的敌手。闵柔想拔剑相助，可丁不四那个老情人梅文馨佇立一旁，手按剑柄，自己加入战团，势必引得梅文馨浴血拼搏，又想起临行出发前，威德先生白自在答应帮忙，此刻却为何不见动静，莫非仍心记玉儿的旧恨，要坐山观虎斗么？眼睁睁地瞧着师哥血洒荒野么？

那凌霄城主白自在心道：没错，来熊耳山草枯岭之前曾答应给玄素庄主夫妇助阵，不料这梅芳姑却是我的孙婿的母亲，不管生母也罢，养母也罢，我总不能向着她的仇人，白自在又回想起若干年前凌霄城那场大变故，石清、闵柔的逆子石中玉的丑行历历在目，不禁移恨起玄素庄主夫妇，心中暗忖：让玄素庄主受点皮肉之苦也好！他却没想到这皮肉之苦可能让玄



素庄主送命。

“气寒西北”的白万剑本来就对玄素庄旧怨未已，耿耿于怀，当年火烧玄素庄就是他做下的。他颇有冷眼旁观之感。

而史婆婆虽然眼见石清独力难支，虽想出手相授，但老头子不发话，一时也不便动作，心道：“等等再说。”

这时情形已是十分凶险，二十几招过后，丁不四左手虚晃了一掌，诱使石清扑来，右手却以泰山压顶之势直击玄素庄头上的“百会”、“通天”二穴。丁不四此招势在必得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我叫你与我女儿阴曹地府相见！”

“休要伤着我师哥！”

就在电光火石的那瞬，长剑出鞘，直指丁不四的掌心，闵柔的身形已拔地而起。

丁不四眼见一道白光刺来，迅疾地将手掌缩回，袍袖挥去，喝道：“好个婆娘，陪你老公一道受死！”

这一挥力道遒劲，闵柔功力稍逊石清，当下震得虎口发麻，心头发颤：“这老贼，功力如此了得！更不说话，挺剑又往丁不四口喉刺来。”

石清有了夫人助战，早已腾出空隙、拔剑在手，大声道：“丁老前辈，令爱的不幸，既非我夫妇所强迫，前辈又何必苦苦相逼？在场的都是江湖上的高人侠士，自可明断是非。如果丁前辈非要在下‘殉葬’，在下只好浴血相拼了！”

石清这几句话朗朗有声，既是说给丁不四听的，又是说给凌霄城的人听的，那意思很明白，丁不四无理之极，白自在答应相助的事，为何不见兑现？！

## 生死两茫茫

白自在脸上微微一红，暗暗自责：如此胸怀肚量，还称什么英雄豪杰！那石清之子虽在凌霄城作恶，但已是陈年旧事，丁不四以武相逼，只怕该是白老爷子出头的时候了。当下咳嗽一声，道：“几位且住手，听白自在一言！”

那丁不四正以一掌之力将闵柔的剑格开，听到威德先生内力浑厚的声音，心头一震，不由自主地跳出圈外，心中虽然警惕惊惧皆有，脸上依然露出怒气，威严地喝道：“你要来趟这趟浑水，白……自……在？”

本来丁不四想骂白自在为“白老贼”，但此刻情形，却不愿树敌，何况威德先生的武功他也领教过，与丁不三联手合击尚输了他一掌，一人恐更不是对手，故话到口边，变成了直呼其名，虽是如此，也是不恭得很。

白自在并不将丁不四的态度放在心中，却道：“丁、石两家恩恩怨怨何时了？依白自在之言，石家孩子被杀，丁家芳姑殒命，也是以命相抵了。如果谁再要寻仇，别说与理不合，江湖上的朋友也不能答应！”

丁不四还想嘴硬几句，梅文馨却向丁不四递了个谁也未察觉的眼色，接过话来：“好！就依了威德先生这话，我们也不再为难石庄主，丁石两家没有纠葛了！”

白自在转身面向石清，闵柔：“玄素庄伉俪以为如何？”

石清心中虽然对梅芳姑恨极，对丁不四恨极，但威德先生发了话，当然得承诺：“我们听白老伯裁断。”

白自在反手一掌，将身后的一棵碗口粗的树干凌空劈断，道：谁要再为此滋事，白自在将它磨为糜粉！”

众人见白自在露了这么一手，心想，谁要再出手，白自在肯定要犯难了。当下沉默了片刻，那玄素庄夫妇向白自在等人拱手道：“我们告辞了！”

石清满怀深情地望了一眼呆立发痴的石破天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携闵柔快步下山，转瞬他们的身影成了两个黑点，消失在蜿蜒的山路之上。

四月的熊耳山岭，暮色已一片苍茫，残照夕阳之中，石破天神情悲痛、乍变之下，他脑海中一片空白，以致于丁不四与石清夫妇烈斗，他都两眼痴痴地望着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丁不四黯然叹息，抚摸着腰中那根金龙鞭自嘲道：“今日连两个人都杀不下，还妄称什么一日不过四！只怕是一日不过一了！”

石破天尚在发呆之际，阿绣用手在他肩头轻轻一拧，道：“大哥，你还呆着做什么？还不看看阿妈去！”

石破天猛然震醒，沉睡多年的感情闸门一开，两行泪也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哭着喊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

突然，梅文馨惊叫一声：“噫，怎么不见了？！”

众人大吃一惊，原来刚才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着丁不四与石清夫妇的剧斗，一时疏忽了梅芳姑，待到众人回首再看梅芳姑的躯体，已是杳然不见。

“怪了！怪了！芳姑怎么不见了呢？”丁不四口中喃喃有声。

白自在、史小翠、白万剑也是一片迷糊，心想，人死哪有挪地方之说？莫非梅芳姑是诈死，莫非她被人劫走了？一团团疑

处在白自在脑海中飘过。

石破天此时心中却有几分明亮，暗想：也许妈妈没有死？也许妈妈是骗了大家？也许妈妈确实杀了石庄主的儿子，又怕石庄主杀她，故此耍了点手段，可那个老女人梅文馨为什么说我狗杂种不是妈妈的儿子？又说妈妈是……什么……处子！？那又是什么意思？莫非这一切也是为了骗石庄主？如果妈妈没有死，那么我就能知道爹爹是谁了！可是妈妈呢？……”

众人纷纷在草枯岭周围寻找，最不幸的结局无过于芳姑被野兽叼走，可是却不见血迹。

此时天色已近昏黑，众人围着草屋，岭前岭后转了一圈，没有半点痕迹，便都聚集在草屋前，梅文馨失声道：“莫不是玄素庄夫妇另约武林好手，暗中将芳姑劫走么？！”

白自在闻声暗暗摇头，心想，这个女人对玄素庄主太不了解，黑白双剑怎会干这种卑鄙的事呢！要约了武林好手，也可当面了断血案，又何必鬼鬼祟祟？不过……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当年石中玉那个孩子何等美质良材，没料到却内怀狼子野心，是个奸邪淫恶之徒，谁知乃父是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呢？

丁不四气急败坏地大叫：“是哪个贼子干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，连我女儿的尸体也要偷走！”

熊耳山草枯岭的这一幕幕情景都映入史婆婆的眼中。

这么多时，史婆婆未说一句话，一来因为白自在，丁不四的纠葛，二来因为她太喜欢孙女婿石破天了，眼见石破天连遭不幸，一时也拿不出话来安慰他，丁不四又一味蛮打死斗，她插嘴不上，这一回她看见了不四大喊大叫，蓦地想起了不四兄

弟到凌霄城骗得白自在发狂一事，心想：莫非其中有诈？不错，……，可是且慢揭穿，事关我孙女婿的来历……，操之过急，反而达不到目的。

史小翠本来是性情暴烈的女子，可是经过这几年江湖的闯荡，凌霄城的惨变与叛乱，她那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又回来了，史小翠道：“我看今日是我找不到梅芳姑的踪迹了，她要是万一还活着，这是大家的幸事，因为石破天这孩子就可以找到妈了，玄素庄那边也不用担心，石清夫妇还欠着我们的债呢。我料他们也不至于要将芳姑置之死地而后快。”

梅文馨道：“人死焉有复生之理！纵然未死，今番不见，多半是仇人劫去，我那芳儿行事乖戾，宿敌也是有的，落到仇家之手，又岂有生还之路？”

不料石破天跨步上前，对着梅文馨大声道：“你……，你……，怎说我不是我妈妈的儿子，……我虽是狗杂种，却怎的又不配做我妈妈的儿子？！……。”

梅文馨心中一惊，刚才只顾应付石清夫妇复仇，说出的话却被石破天听见了，她在侠客岛上见过这少年一面，当初他是以白自在的孙女婿、史小翠徒儿的身份出现，白自在说这少年的武功便足以胜过自己，怕言过其实，然而此时不是想这少年武功的时候，究竟如何回答他呢？

梅文馨尚在踌躇，那石破天又道：“你既说我并非我妈妈的儿子？那你倒要跟我说清，我究竟是谁的儿子？难道我狗杂种这么可怜，妈妈不要我，你和丁四爷爷也瞧不上我么？”‘狗杂种’是当年他母亲芳姑叫他的名字。

石破天声声追问，一口一个“我妈妈”，自然是将梅芳姑视作母亲，自从那年他从熊耳山草枯岭与妈妈走散，迷了路；越走越远。七、八年来无时不想念妈妈与阿黄，常常是夜晚做梦回到妈妈的草屋前，扑在妈妈的怀抱。妈妈的脸色有时开朗，有时恼怒……而今，七、八年来梦想成真，又转眼破灭，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，为什么妈妈又不见了？难道她怕大家？怕我？或者真是被坏人抓走了？

梅文馨望着这少年的迷惘的面孔，那常年闪动着刻毒光芒的眼中竟闪现出慈祥的女性的柔和，轻声道：“好孩子！刚才那是外婆情急之下，搪塞玄素庄主的话，算不得真！你当然是你妈妈的儿子，我们的外孙！”

梅文馨此言一出，众人又是大惊，此时石破天的身世牵动着凌霄城每个人的心，因为他将成为白自在的孙婿，而阿绣怎能与丁不四这老贼的外孙结亲呢？白自在深盼石破天不是梅文馨的外孙。

白自在怒气渐生，喝道：“你这妖婆，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，刚才明明说梅芳姑是处子，狗杂种非梅芳姑所生！”

梅文馨厉声道：“别人怕你，我梅文馨可不怕你！难道你还要我外孙不认我这外婆不成？”又转头对石破天道：“孩子，你说外婆说得对不对？”

石破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一面是威德先生白自在，阿绣的爷爷，一面却是妈妈梅芳姑的母亲。

白自在气往上撞，心道：梅文馨与丁不四这对狗男女说话真真假假，把我们都弄糊涂了，莫非真让这老女人把石破天这

孩子认做外孙不成？万万行不通！

白自在怒喝道：“你胆敢自称石破天的外婆，我叫你这恶婆娘在阎罗殿里做梦！”

梅文馨纵声狂笑不已，声音震得众人的心头颤动不已，幸而在场的除阿绣外均是江湖一流高手，并不慌张。

阿绣却感到一阵阵作呕，紧紧揪住了石破天的衣襟。

梅文馨道：“丁老四，你听着，白老头怎样霸道？管起我们家事来了！可笑啊可笑！”

丁不四赶忙附合道：“真是可笑！”

白自在道：“可笑什么？！石破天是我的孙婿，我管我的家事，你们才是可笑！”

白自在嘴上虽这么说，心头不免有些发虚。当下催动真气，她梅文馨出言不逊，一发而动，让梅文馨、丁不四先吃一记再说。

那梅文馨果然是厉害的女人，岂容得白自在口头上占上风，便道：“如此，我们便是亲家，我的外孙娶了你的孙女，你还笑什么？！”

白自在气急败坏，道：“谁跟你这恶婆娘做亲家，你连丁不四都要使阴招陷害，我叫你先吃我一拳，和我的拳头做亲家！”

白自在语含讥讽，言出拳出，真欺梅文馨。丁不四喝道：“白自在！要想跟我相好过招，先赢了我这九节金鞭再说！”

丁不四的九节金鞭端的灿烂辉煌：鞭首是龙头，鞭身镶嵌各色宝石，威猛壮丽，如金龙游动，上下翻飞。丁不四的金龙鞭法使的了得。

白自在骤然吃了一惊，他未料到了不四出手便是软兵器，并不在拳脚或内功上与他较量。

这样一来，威德先生尽管武功上高出了不四，可了不四长鞭在手，威德先生便落了下风。长鞭嗖嗖作响，若不是白自在身形敏捷，闪展腾挪，早着了了不四一鞭。饶是了不四九节金鞭如何凶狠，白自在只以功力化解。

这梅文馨眼见了不四占了上风，便也铮然出剑，她那克制了氏拳脚的阴狠毒辣的剑法既然在了不四身上使不上，便想在白自在这里施用一下。况且她对白自在、史小翠这一对夫妇也恨之入骨，正是史小翠夺走了他情人了不四的心，让她这么多年来备受爱恨的煎熬。

在梅文馨眼前，仿佛白自在便是情敌史小翠，只要杀了白自在，也叫史小翠尝尝丧夫之痛。

那梅文馨便将她新创的剑法中刁钻古怪的阴招全使用出来，挑阴刺腹，剜目戮臀，点点寒光，直罩白自在全身十二处大穴。

白自在本想以强大内力震断梅文馨剑尖，无奈剑锋太利，白自在须忙于闪避，不敢强接剑招。

那了不四的金龙鞭更是咄咄逼人，忽儿“长虹贯日”，忽儿“横扫秋风”，忽儿“游蛇出洞”……白自在一拳一掌以内功送出，迎战了不四与梅文馨的分进合击。

在场众人对了不四、梅文馨以兵器与白自在相博很是看不惯，史小翠挂念丈夫安危，当即长剑掷去，叫道：“老头子，接剑！”



那剑尖却直指丁不四的咽喉而去，丁不四刚刚扭头闪过，白自在已免起隼落，腾空落地的那瞬间，越过丁不四的头顶，将史小翠掷过的剑拿在手中。

丁不四心中好生失望：史小翠！史小翠！你原来对我如此薄情！竟会要我的性命！他哪知道，夫妻之情使史小翠对丈夫之敌痛施杀手。

梅文馨剑锋闪动，不让白自在有丝毫歇息，岂料白自在长剑在手，形势立即不同，白自在一招看似平淡的雪山派剑法“风沙莽莽”，便发出内力，通过自己的长剑传到了梅文馨的剑上，梅文馨几乎握不住剑。丁不四的长鞭拦腰过来，白自在回手一剑，一招“胡马越岭”，剑锋削过金龙鞭，将丁不四的金龙鞭上的宝石削掉了一颗，丁不四脸色剧变。

白自在冷笑道：“丁老四，还用再比吗？”

丁不四早知白自在的功力在己之上，凌霄城一掌之败记忆犹新，此番金龙鞭的宝石被削掉一颗，他又惊又痛，惊的是老家伙白自在武功较凌霄城时又进一步，痛的是，那颗宝石是他费了多大功夫弄来点缀自己的宝鞭，为了被白自在削掉的那粒宝石，江湖上曾惹出了十几条人命血案。

想到此节，丁不四慨然一挥手，道：“文馨，不用再比了，就算这位白老先生武功上高我们一筹，不过，人情事理上也不是武力决胜的，是不是我们的外孙，还得由芳姑与狗杂种决定！”

丁不四这几句话说得铿然有声，也是入情入理，白自在不由得冷静下来，他在此与丁不四、梅文馨较量武功，也得看看人家石破天的意思。